

#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演变考述<sup>①</sup>

——以中亚九姓胡朝贡为中心

许序雅

内容提要：在唐代，中亚九姓胡通过朝贡、上表请臣等方式向唐朝效忠。他们的朝贡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即618~655、656~712、713~772年。显然，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中亚 九姓胡 朝贡 西突厥 大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2）01—0001—10

7~8世纪，中亚诸胡不断以朝贡、上表的形式，向唐朝效忠，欲借助唐朝的力量，与势力不断东扩的大食相抗衡；唐朝也通过册封、赏赐、设置羁縻州府等形式，长期控制中亚地区，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羁縻统治。只有研究了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朝贡、封赐关系及其演变，才能真正理解唐朝、大食与中亚诸胡三者之间的关系。唐代史料中有关九姓胡的贡献、唐朝的封赐之记载，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朝与中亚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亚诸胡贡献及唐朝封赐的频率、内容和时机，了解中亚政局的变化、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中亚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并进一步揭示出唐朝与中亚诸胡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 一、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册封之统计

中国古代所谓的“朝贡”、“朝献”，源于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服事制”<sup>②</sup>。在先秦时期，“朝贡”之“朝”意为谒见天子；<sup>③</sup>“贡”意为向天子献上贡品和物产。到两汉时期，有关朝贡的用语已得到整理并趋于术语化，《汉书》一般用“来朝”、“来献”、“朝献”、“奉献”、“遣使”来表述朝贡。<sup>④</sup>《汉书·西域传》序文中说“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

① 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朝与中亚诸胡关系史研究”（10YJA770061）的中期研究成果。

② 关于服事制，参见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③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汉书》卷九四上记载：周朝，“以时入贡，名曰荒服。”

④ 《汉书》卷一、卷二、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四、卷九五、卷九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sup>①</sup>这是“朝贡”一词最终术语化并见于文献的例证。这时的朝贡已不再反映诸侯与天子的关系,而是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并具有了对外关系的意义。<sup>②</sup>国外一些民族或国家派遣使臣来华的活动,也称之为“朝贡”、“朝献”。汉魏以降,朝贡往往以职贡的形式出现,并与国内的土贡相区别。通过朝贡活动,朝贡双方结成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就朝贡国而言,“朝贡”往往包括“贡献”和“上表”(请封、请求内附、请援等);就朝贡活动而言,朝贡国是主动的(尽管有时也迫于外部压力),他们可以选择朝贡的时间、贡品的种类和数量、贡使的人选和人数及朝贡的目的;而宗主国则是相对被动的。在朝贡活动中,宗主国对朝贡国往往有赏赐、册封。这种赏赐和册封实际上是与朝贡活动一起完成的,他们与朝贡活动构成了一种朝贡制度,但前者又不能说是朝贡活动本身。此外,还有宗主国在藩属国、羁縻政权当时没有朝贡的情形下,主动册封后者的。这种册封也构成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也不是朝贡活动本身。通过分析朝贡、贡使、贡品,我们可以了解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以及朝贡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变。

唐代中亚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主要分布着拔汗那和以康国为首的九个封建政权,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sup>③</sup>他们秉承古代西域商胡“以献为名”的传统,<sup>④</sup>远涉千山万水,自初唐至中唐的一个半世纪入贡不绝。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往往通过“入贡”与“封赐”的形式实现。

从朝贡的动机、性质和频率看,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武德至永徽时期(I期,618~655年),显庆至先天时期(II期,656~712年),开元至大历时期(III期,713~772年)。九姓胡的入贡,主要集中在武德至永徽朝,以及开元、天宝朝。拔汗那(包括宁远、可汗那)朝贡则主要集中开元朝后期至宝应年间(733~762年),在此期间朝贡21次,占拔汗那朝贡总数的77.8%。在武德至永徽朝的38年间,九姓胡入贡44次。在唐代来朝九姓胡中,康、安、东安、石、曹(西曹)、东曹、何、史、米、火寻均已来朝。从开元三年(715年)至天宝十四年(755年)的41年间,九姓胡入贡不下75次,<sup>⑤</sup>约占其朝贡总数的57.5%。唐朝对九姓胡的16次册封,除了武则天两次册封康王以外,其余也均集中在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十二年(753年)。而在显庆元年(656年)到先天元年(712年)前后57年间,九姓胡朝贡仅6次。各时期九姓胡朝贡次数统计如下:<sup>⑥</sup>

① 《汉书》卷一百下。

② 关于《史记》、《汉书》有关“朝贡”之记载,韩国学者全海宗有详考《汉代朝贡制度考》,见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129页。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下《西域传·康国》,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④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罽宾》,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⑤ 九姓胡接受唐朝册封,但未同时入唐朝献或上表者不作朝贡计;多国并遣使朝贡,参贡国各计1次。

⑥ 据《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中华书局,1960年);《册府元龟》卷九六四、九六五《外臣部·封册》;《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二《外臣部·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册府元龟》卷九七四、九七五《外臣部·褒异》;《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册府元龟》卷九七八、九七九《外臣部·和亲》;《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旧唐书·本纪三》;《旧唐书·康国传》;《新唐书》卷二二下《西域传下》;《唐会要》卷九八—一百《资治通鉴》相关纪年条《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四夷十二·西戎四》;《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详见拙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190页之统计。

	康	石	安	米	曹	史	火寻	何	东曹	东安	合计
I 期朝贡	18	6	6	1	6	1	1	3	1	1	44
II 期朝贡	3	1	1	1							6
III 期朝贡	19	20	17	10	4	6	4	1	2	0	83
合 计	40	27	24	12	10	7	5	4	3	1	133

拔汗那在第一时期没有入贡，第二时期入贡 6 次（包括富那入贡 1 次），第三时期入贡 21 次（包括宁远、可汗那），占该地朝贡总数的 77.8%。唐朝对拔汗那（宁远）的四次册命也均在第三时期。

## 二、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入唐朝贡分析

在第一时期（618~655 年），中亚诸国的朝献既是他们以往入华朝贡传统的继续，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唐声教远播，威服西域。早在隋朝大业年间（605~618 年），石、曹、安、何、穆、史诸国曾先后遣使入隋朝贡。<sup>①</sup>唐朝建立不久，这些国家除穆国以外，即遣使朝献。而且，中亚最大的国家——康国也于武德七年（624 年）遣使朝贡。崇尚商贾的康国，在隋代并无一次入华朝献。为什么在唐初康国会忽然入唐朝贡呢？

在隋代，康国与西突厥的关系相当密切。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康王代失比娶达度可汗女为妻。此达度可汗即室点密系西突厥达头可汗（576~603 年在位）。<sup>②</sup>其后，康王屈术支又娶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sup>③</sup>囿于史料，我们不能判定康王与西突厥的联姻是否出于自愿。康国没有入隋朝献，可能是由于西突厥对康国的控制严于其他中亚国家。

隋大业年间，室点密系西突厥在射匮可汗（610~617 年）的率领下，迁徙到了锡尔河地区，并迅速地兼吞石国，<sup>④</sup>控制了西域东部（今新疆和唐代碎叶川地区）和西部（中亚和吐火罗等地区）。<sup>⑤</sup>“东至金山，西至（西）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sup>⑥</sup>西突厥牢牢控制了中亚东来的贡道。监领石国的突厥官员匐职，曾在大业五年（609 年）遣使入隋朝贡。<sup>⑦</sup>《隋书》记载：大业十一年（615 年），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sup>⑧</sup>《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记述：大业十一年正月，突厥、吐火罗、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等国并遣使朝贡。<sup>⑨</sup>两书所记大概是同一事件，这些西域诸国很可能就是由射匮之犹子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第 11395~11396 页。

② 参见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30 页考证。

③ 《旧唐书·康国传》。此叶护可汗应即统叶护可汗（617~628 年在位）。余太山《西域通史》，第 130、140 页考证。又，“屈术支”，《新唐书·康国传》作“屈木支”。

④ 《新唐书·石国传》；《隋书·石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 年。

⑤ 《隋书·突厥传》；《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第 11633 页。

⑥ 《旧唐书·突厥传》，原脱“西”字，今据《通典·西突厥》补。

⑦ 《隋书·石国传》。该传把“匐职”记为“甸职”。

⑧ 《隋书·裴矩传》。

⑨ 《册府元龟》，第 11396 页。

率领前来朝贡的。由此看来,在大业年间,中亚诸国来华朝贡均受西突厥的控制。

随着唐朝的建立,西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即谋求与唐朝联盟,希图共灭东突厥,实现其统一漠北、西域的大业。武德三年(620年),统叶护遣使贡条支巨卵,还与唐朝约定五年冬共击东突厥;四年,又遣使朝贡,并遣使请婚;八年,统叶护再遣使请婚,为唐高祖所允;贞观元年(627年),又献聘礼。<sup>①</sup>西突厥的对唐政策,肯定促使西域入华贡道的解冻。因此,从武德七年开始,九姓胡以康国为首,曹(西曹)、东曹、石、安、东安、何国纷纷遣使朝贡,掀起了唐代第一次朝贡高潮。贞观四年(630年),统叶护为其伯父、西突厥阿波系莫贺咄所杀。<sup>②</sup>西突厥从此盛极而衰,内乱不止。统叶护之子啜力特勒(勤)为避莫贺咄之祸而逃亡康居,被弩矢(矢)毕部泥孰可汗推为肆叶护可汗。肆叶护与莫贺咄相攻杀。莫贺咄兵败,逃至金山,为泥孰所杀。此后,泥孰又与肆叶护相“争国”。<sup>③</sup>这给了中亚诸胡摆脱西突厥统治的希望,“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sup>④</sup>早在隋大业年间,受西突厥统治的西域诸国“并因商人密送款诚,引领翘首,愿为臣妾。”<sup>⑤</sup>所以,在统叶护被杀后不久,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康国即遣使请臣。<sup>⑥</sup>这是九姓胡第一次主动请求臣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拉伯人尚未东扩,他们没有对中亚诸胡构成威胁。康国的请臣、内附,带有明显的摆脱西突厥控制之倾向。

然而,唐朝初定天下,无意与西突厥争夺中亚。所以,唐太宗与群臣议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sup>⑦</sup>实际上,唐朝经营西域方略的当务之急为夺回天山南北两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平定龟兹,设置了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碎叶、疏勒。<sup>⑧</sup>在此以前,唐朝在西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防卫和消弭边患的性质。这时,唐朝在西突厥中心地区碎叶设置军镇,标志着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大转变:从防卫走向开拓,从西域东部扩张到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八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

② 关于统叶护的卒年,《新唐书·西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页)记为贞观二年(628年);沙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之记(玄奘于贞观四年初见叶护可汗),断为贞观四年。校以《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之语,统叶护卒年显然与颉利亡国同年(630年),可印沙畹之考无误。吴玉贵把统叶护卒年系于贞观二年,失考。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30页;余太山《西域通史》,第142页。

③ 《旧唐书·西突厥传》;《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6086页。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790页。关于唐贞观年间西突厥内部纷争,吴玉贵有详考《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中国中亚文化协会编)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7~112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61页。

⑤ 《隋书·裴矩传》。

⑥ 《新唐书·西域传》,第6244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91页。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91页。

⑧ 《旧唐书·龟兹传》;《新唐书·龟兹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龟兹》,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关于初置的安西四镇是否有碎叶,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吴玉贵等认为,调露元年(679年)以前的安西四镇中均有碎叶,而无焉耆。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见《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1~175页;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第四辑,第97~112页;余太山《西域通史》,第156页。笔者从之。

西部。唐朝在西域东部的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西突厥的统治,促使中亚诸胡不断来朝,积极发展与唐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亚诸胡的不断来朝,又反过来促使唐朝把统治范围不断向西扩展。大食在永徽五年(654年)开始用兵征服中亚。<sup>①</sup>据《册府元龟》,康国曾在永徽五年四月与罽宾国、曹国、安国、吐火罗国并遣使朝贡。<sup>②</sup>这是康国在国破家亡之前的一次朝贡。

令人惊异的是,在昭武九姓国纷纷来朝的第一时期,前后39年时间,拔汗那没有入朝一次。看来,这个时期的拔汗那并不注重与唐朝发展友好关系。

### 三、第二时期中亚诸胡入唐朝贡分析

在显庆至先天时期(656~712年),中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中亚纳入羁縻统治范围,中亚诸胡国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成为君臣关系;二是在葱岭和西域东部地区,吐蕃、突骑施兴起,与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西突厥反复无常,这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朝势力一度退出西域东部(葱岭以东)地区;三是大食日益东扩,基本完成对中亚的征服。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

就在大食军攻掠米国等地后不久,拔汗那于显庆初年(656年)第一次入唐朝贡。显然,大食的东扩促使了拔汗那的东来。如果说,拔汗那的入朝是“以朝献为名的商业往来”,这显然无法解释在唐朝建立的前39年拔汗那为什么没有入唐朝献。

显庆三年(658年),唐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将康王所居城列为康居都督府,以康王拂呼纥为都督,<sup>③</sup>又在石国置大宛都督府,史国置佉沙州,米国置南谿州,安国置安息州,东安国置木鹿州,何国置贵霜州,拔汗那渴塞城置休循州。<sup>④</sup>显庆四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sup>⑤</sup>来贡中亚诸胡中,仅火寻及东曹未置羁縻州府。龙朔元年(661年)六月,唐朝又在吐火罗等地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sup>⑥</sup>唐朝在中亚和吐火罗故地建立起广泛的羁縻统治。

唐朝在中亚等地的羁縻州府,是在大食东侵河中的背景下设置的。大食入侵米国等地之事亦已为唐朝所闻。唐朝在设置这些羁縻州府时,不可能不知道此举与大食的利益会有冲突。早在贞观五年,唐太宗曾担心接受康国内附,会导致“师行万里,岂不疲劳”;而在显庆、龙朔年间,唐高宗面对大食东侵的严峻形势,毅然在河中和吐火罗设置羁縻州府。因此,唐朝在中亚等地设置羁縻州府时,应当有对付大食的心理准备的。

就九姓胡而言,和平进入中亚的唐朝既让他们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免除了西突厥强征贡赋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唐会要》卷九九。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三》,第11401页。康国贡使在永徽五年四月已到达唐朝所在地长安。

③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5页。

④ 《唐会要》卷九九,卷一百《册府元龟》卷九六六《新唐书·西域传》。冯承钧认为,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参见冯承钧《附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2~67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17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第6324~6325页记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之苦,又使他们看到了抵御大食东侵的希望。他们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个时期,九姓胡与唐朝的联系反而松弛了。原因何在?

唐朝在中亚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在西域东部地区却受到很大挫折。龙朔二年(662年)前不久,吐蕃进入疏勒一带。<sup>①</sup>此后,以争夺于阗为中心,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展开了激烈斗争。西域东部政局的演变,显然对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有直接影响。吐蕃在西域东部侵袭,西突厥的反复无常,肯定阻碍了贡道的畅通。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率于阗陷龟兹,拔换城,唐朝被迫废罢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碎叶),<sup>②</sup>所以,659~670年,未见中亚诸胡入唐朝贡。671年(咸亨二年)四月,唐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府)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sup>③</sup>同年五月,康国即自656年以来第一次遣使献方物。看来,唐朝对西突厥的安抚,一度使贡道恢复。咸亨四年(673年)至上元二年(675年),唐朝夺回于阗、疏勒、焉耆等地,复置羁縻府州,但安西四镇并未恢复,其后三年吐蕃与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联合侵逼西域;679年(六月改元调露)七月,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反抗大食为名,计擒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等,收复碎叶,恢复安西四镇,王方翼修缮了碎叶城。<sup>④</sup>无疑又使丝路北道、中道再次通畅。所以,679年十月,康国又与拔汗那、护蜜国各遣使朝贡。<sup>⑤</sup>载初元年(689年)至如意元年(四月改元如意,692年),唐朝三次出兵,大败吐蕃军,迫使西突厥附唐,最终恢复碎叶、龟兹、疏勒、于阗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派遣3万汉兵戍守,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西域东部地区的拉锯战。<sup>⑥</sup>然而,长达12年(680~692年)之久的隔断,使以康国为首的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疏远了。唐朝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于是,在696、698年,唐朝两次册封康国王,以期加强唐与九姓胡之首的康国的关系。

#### 四、第三时期中亚诸胡入唐朝贡分析

在第三时期(713~772年),中亚九姓胡、拔汗那(宁远)与唐朝的交往空前频繁。这个令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往往被视作“开元盛事”引起的国际反应。天宝末年进士鲍防就曾作诗:“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贡葡萄酒。”<sup>⑦</sup>实际上,九姓胡和拔汗那之所以在8世纪上半期频频入贡请援,还有其更深刻的动因,这就是在中亚阿拉伯人的残酷统治及其势力暂时萎缩的局面下,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

阿拉伯人在中亚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希记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33页。龙朔二年十二月,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唐军返师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由此推之,吐蕃兵早已活动于疏勒一带。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会要》卷七三,卷九四。余太山《西域通史》,第168~172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第6366页。

④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卷一八五《王方翼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详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58~60页考证。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⑥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旧唐书·龟兹传》;《新唐书·韦待价传》;《新唐书·王孝杰传》。

⑦ 鲍防《杂感》,《全唐诗》五函六册卷三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康熙扬州诗局本),第771页。

载，布哈拉历来的年税收额不高于 20 万迪拉姆银币。<sup>①</sup>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逼迫布哈拉赔款 100 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 5 年的税入；屈底波又强迫布哈拉每年纳贡 21 万迪拉姆，这无疑大大加重了安国的负担。屈底波强令撒马尔罕一次缴纳 200 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 20 万迪拉姆以及 3000 “头” 奴隶（每头奴隶折价 200 迪拉姆），这对康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719 年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在给唐朝的表文中，描述了大食的残暴统治：“……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sup>②</sup>慑于大食武力的淫威，加之 7 世纪后期西域东部地区政局的混乱，九姓胡一直未向唐朝正面提出援助之请。一俟大食控制削弱，西域东部形势廓清，九姓胡和拔汗那就频频东来，希望与唐朝联手抗击大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 715 年的拔汗那之战。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开元三年（715 年），“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引者）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十一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既然拔汗那王以“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相告，张孝嵩等督军西征之目标显然是入侵拔汗那的吐蕃与大食军。至于唐军到来后大食军已经撤离，双方并未交战，这并不影响唐军出征的目的。<sup>③</sup>此战带有明显的炫耀武力的性质。这从张孝嵩军从巳时（上午 9~11 时）至酉时（傍晚 5 时~7 时）连续作战 8 小时左右、连屠三城就可以看出来。唐朝的军事势力在此战中得到充分展示，这对中亚诸国当有很大的威慑力。

所以，从 715 年底以降，康、安、米、石几乎递次来朝。米国也很想加强自己与唐朝的联系：在此以前，米国仅在 658 年入朝；718 年，米国两次入朝；728~730 年，米国连续三年遣使朝贡。开元七年（719 年）二月，安王笃萨波提、康王乌勒伽分别遣使上表，请求唐朝援助抗击大食，同时献上大量贡品。同年三月、六月，安国、康国又分别遣使朝贡。两国请求唐朝援助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康国上表请求唐朝“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等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安国则“伏乞天恩兹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sup>④</sup>。然而，唐朝当时在西域的主要敌人是吐蕃，经营的重点是争夺葱岭南部地区，<sup>⑤</sup>无力插足中亚争端。于是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苏禄就成了中亚抵御大食的主要力量。719 年十月，唐玄宗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成为整个西突厥十姓之地的可汗。<sup>⑥</sup>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唐朝册封苏禄的册文。考

① Narshakhî,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Mass., U. S., 1954, p. 36.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 11722 页。

③ 王小甫考证出在唐军到来时，大食军已经撤离，并据此断言西征唐军不是针对吐蕃和大食而出师的，而是仅针对吐蕃出师的。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47~150 页。按：我们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说明，唐军出师拔汗那时，已经获悉大食军撤离了拔汗那。

④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 11722~11723 页。

⑤ 开元五年（717 年）至十七年（729 年），唐朝在葱岭及其以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吐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王小甫对此有详考，见《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 150~171 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 6737 页《新唐书·突厥下》，第 6067~6069 页。

虑到安国上表请援在二月,唐朝册封苏禄在十月,很可能唐朝册封苏禄时就委以“西头事”,让突骑施抵挡大食的东扩。此时,大食也企图把势力扩张到葱岭以东。开元五年(717年)七月,“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sup>①</sup>

面对大食的咄咄攻势,唐朝肯定曾有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也为河中、吐火罗、天竺诸地各国所知晓。因此,开元七年(719年)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sup>②</sup>720年七月,“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鲁伽摩请以大象兵马讨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军制。玄宗嘉之,名为怀德军。”<sup>③</sup>727年,吐火罗也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救[不]得好物奉进。”<sup>④</sup>从安国和吐火罗的表文看,突骑施可汗苏禄当时是打着唐朝的旗号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否则安国、吐火罗等不会请求唐朝下令突骑施出兵;而且从表文中的语气看,唐朝委任突骑施抵御大食应该是可信的,正因为突骑施接受了唐朝的委派,但又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安国等才会向唐朝提出这样的请求。而且,突骑施自己也承认曾与拔汗那联合抵御“逆贼”。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三月,史国王、拔汗那王和(西)突厥酋领各遣首领来朝贺正,具献方物。西突厥酋领并上表称“顶礼天可汗,礼诸天,奴身曾祖已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所有背恩逆贼,奴身共拔汗那王尽力枝(杖)敌,如有归附之奴,即和好……”<sup>⑤</sup>此处的“逆贼”,当包括大食。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很难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在西域地区,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始终处于同盟友好状态;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sup>⑥</sup>

在这个时期,唐朝多次册封或赐封康、曹、石、史、米、安诸国国王。究其原因,仅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有功于唐朝,其余皆无功于唐。这个时期唐朝对九姓胡的14次册、封,有4次明显是应请而册封的,而且这4次均在738年十月以前;其余10次中,有9次大概都是唐朝主动诏封的(除了742年石王请封太子为官),且在738年以后。738年前后,西域东部和西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在东部,面对吐蕃与突骑施结盟攻唐的严峻形势,唐朝改变了其与大食敌对战略,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与大食计会连兵。据张九龄《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等文献,开元二十二年秋,安西节度使王斛斯派使者张舒耀与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呼罗珊)訶密(又作异密)联络共击突骑施;张舒耀因故于次年夏秋之际才返回;大食允诺开元二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第6728页。王小甫认为,开元三年、五年大食与唐朝的冲突,纯属子虚。他声称亦已证明此论(《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89页,注释50)。然拜读其书(第145~178页),未见其证。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2页。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第11687页。

④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3页。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11页。

⑥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77~179页。张日铭认为,开元十年至二十年唐与突骑施关系和好;突骑施屡败大食之后,苏禄倨傲自大,竟与唐朝为敌,唐朝遂决心联大食以翦除突骑施。唐朝与大食联合,并未见诸实现。参张日铭《开元年间(731~741年)唐、大食关系之研究》,台湾《食货》5卷6期(1975年12月),第8~13页。按:张日铭之说甚符合史实。



十四年（736年）四月出兵；736年，大食出兵杀吐火罗叶护；唐朝安西驻军因吐蕃军侵扰，未能出兵响应。<sup>①</sup>在西部，738年爆发了著名的喀里斯坦（Kharī-stān）之战。是役，阿拉伯军大破突骑施军。此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推行强制伊斯兰化政策，伊斯兰文化开始在河中地区占优势。<sup>②</sup>

上述这两个事件的历史影响是：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的消息，肯定为中亚九姓胡所知晓。但是，阿拉伯人的强制伊斯兰化政策及巨额税收，致使九姓胡与大食的矛盾日益尖锐，九姓胡迫切希望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唐朝身上。所以，在738年以后，石国于741年、东曹和安国于752年（天宝十一载）遣使唐朝，请击大食；745年，曹国王歌逻仆遣使上表，请求内附。<sup>③</sup>如果我们注意到东曹仅在武德年间入唐朝贡一次，已有120多年没有入朝，就可以发现东曹的“请击大食”之心是多么迫切。751年九月，已经106年没有来朝的火寻也入献。天宝十三载（754年），东曹国王设阿、安国副王野解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击黑衣大食。<sup>④</sup>这次上表的规模是唐代最大的一次，但又被唐朝慰而拒之。

就唐朝而言，尽管它无力出兵援助九姓胡，但它又不甘心彻底放弃对中亚羁縻府州的控制。因此，唐朝对九姓胡的请援，总是“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sup>⑤</sup>唐朝还采用主动册封九姓胡的策略，增强他们的抵抗信心，维系唐朝与九姓胡的羁縻关系。曹国在655～741年间停贡长达87年。742年三月，曹王哥逻仆罗遣使献马及方物，唐朝即诏封其为怀德王，以此维系唐朝与曹国松散的羁縻关系。

唐朝对九姓胡册封之目的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大食的，而不是对付突骑施的。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康王乌勒伽上表请封，唐朝封康王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曹国、米国均是独立的政权，有自己的王统。看来，这次册封并没有王统继承权的意义。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由于曹王没美去世，唐朝又册立曹王弟苏都仆罗<sup>⑥</sup>继兄王位。这说明在738年以前，曹王是曹王室成员苏都仆罗之兄。囿于史料，我们不清楚没美是否继康王子咄曷之后而登上曹国王位。从咄曷738年又被唐朝册立、继父王位来看，他在731～738年间不大可能就任曹国王。731年唐朝的册封，肯定有悖曹、米国的政治形势。唐朝为什么会如此做呢？无独有偶，早在715年，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与康王乌勒伽签订和约时，也保证使乌勒伽成为撒马尔罕、佉沙（Kesh，史国）、那色波（小史）国王。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唐朝的册封是针对16年前屈底波之保证的。唐朝力图提高康国在九姓胡中的地位，以此来笼络康国。

① 《张曲江文集》卷八《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卷十《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四部备要·集部·唐别集》）。此事不见正史记载，却详见于当时的唐朝宰相张九龄为此起草的敕书及其他文稿中。郭平梁先生已将有关文稿辑出进行了研究。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参《张曲江文集》；《全唐文》卷二八四至二八六所收张九龄文稿，《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敕碛西节度王斛斯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

② Gibb,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23, pp. 81-85.

③ 《新唐书·石国传》记载：开元二十九年，石“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

④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卷九七四《外臣部·助国讨伐》。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助国讨伐》。

⑥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记为“苏都仆罗”；《外臣部·朝贡四》记天宝元年曹国王为“哥逻仆”；《新唐书·西曹传》记天宝元年曹王为“歌逻仆罗”。

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731年初(回历112~113年),呼罗珊总督居纳德(Junayd)率12000军渡过阿姆河,从史国(Kish)向撒马尔罕进军。在离撒马尔罕仅4法尔萨赫(约25公里)的地方,大食军受到突厥(即突骑施)可汗军队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康国等国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大食军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Tabari)把是役称为“关隘之战”。<sup>①</sup>同年四月,康国使者到达唐廷,他们应当向唐朝报告此捷。唐朝对康国王子的册封,实有发挥康国“邻国承命,兵马强盛”<sup>②</sup>这样一种中心国的作用,让康国领袖曹、米诸国之意。当时突骑施尚未与唐朝为敌。<sup>③</sup>康、曹、米三国联盟对付的只能是大食。

唐朝还把九姓胡中的石国、史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夏,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与突骑施大首领莫贺达干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及拔汗那王共击突骑施苏禄之子吐火仙;次年八月,破碎叶,入怛逻斯,生擒吐火仙。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因此功,莫贺咄吐屯被册为顺义王,史王斯谨提加拜为特进。<sup>④</sup>石王、史王受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节制,说明唐朝的防御体系扩至中亚地区。正因为如此,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四月,史国王斯谨提与拔汗那王及突骑施大将索埃斤并遣使献表起居(起居,意问候,一意听进止)。<sup>⑤</sup>这是中亚诸胡唯一一次献表起居;天宝元年(742年)正月,石国王上表为其长男那居车鼻施请官,唐朝诏拜那居车鼻施为大将军,赐一年俸料。<sup>⑥</sup>这是唯一一次九姓胡王室成员接受唐朝俸料的文献记载。显然,史王、石王均以唐臣自居。

从中亚诸胡朝贡和受册封的情况看,有一个从朝贡到受册封的过程。受到唐朝册封的诸胡,往往与唐朝的关系较为紧密,如康、石和拔汗那;而唐朝也时常利用册封的手段来控制 and 联络中亚诸胡,增强它们的抵抗信心,维系唐朝与九姓胡的羁縻关系。如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唐朝对康王乌勒伽的两位王子的册封;753年十月,唐朝主动册封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以铁券。<sup>⑦</sup>

由此可见,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Gibb,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23, pp. 73-75.

② 《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羨林等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页。

③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突骑施由于羊马贸易而与唐朝交恶。参《全唐文》卷二八六《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旧唐书·突厥传》。

④ 《新唐书·突厥传下》,第6068页;《旧唐书·突厥传下》,第519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把史王斯谨提记作“拓羯王斯谨提”。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10页。

⑥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

⑦ 关于设定朝贡、册封、羁縻、内地化四个阶段来理解周边异民族与唐朝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羁縻州的问题,请参考日本学者片山章雄《亚洲历史》,南云堂,1992年,第84~85页。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Empire and Sogdian:**

focused on Sogdian paying tributes to Tang

Xu Xuya ( 1)

**Abstract:** That Sogdian paid tributes to and were subject to Tang Empi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between 618 AD and 655 AD; the second is from 656AD to 712AD; and the third ,from 713AD to 772AD. The frequencies and time for Sogdian to pay tributes to Ta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Xiyu , namely Western regions , and Tang's influences. Sogdian had striven vigorously to break away from control of Western Turk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and resisted , together with Ferghana , invasion of Arabian with the help of Tang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iods. Meanwhile , Tang dynasty had invested them with ranks and so as to build a defensive system with the kingdoms of Kang , Cao , Shi and etc.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order to withstand the aggression by Arab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entral Asia; Sogdian; tributes

**Things related with Uyghur Shijieban's being an official of Yuan Dynasty** Shang Yanbin ( 1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Shalaban's and his son Shijieba's attitudes and influences in the political events that Tiemudashi was recommended to be Zhongshuyoucheng ( prime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book Shanju Xinyu ( New Words Written at Mountain House)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Uyghur; Shijieban and Shalaban

**Uyghur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on south Tianshan road**

in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Zhang Shicai ( 23)

**Abstract:** The basic social structure of southern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dates back to its early days of being Islamic. Though Mongolian aggression shocked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 they did not change its fundamental pattern which was based on professions because of the fus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ximum change happened with the rise of Khoja stratum in later period of Yarkand Khanate , when hey established a power structure uni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as a whole. It started from the thorough reform of local social stratum and power structures that Qing government united the south Tianshan road. However , the local society maintained rigidly stratified , although Qing government became at last the source of whole power and prestige. After Xinjiang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1884 , the stratum structure loosened up , while a class structure was formed and enhanced gradually , featuring a great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rn Xinjiang at that time. This change is of progressive meaning of transforming from feudal times in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outh Xinjiang; social structure; Beg religious professional common people; stratum; class; change

**The Wushi Incident and the regulation of Qing Dynasty's Huijiang policy**

Wang Li ( 37)

**Abstract:** Wushi Inciden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vent happened when Qing Dynasty united Xinjiang. This revealed some shortness of its policy for control over Xinjia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s and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first , and then explains what measures Qing government adopted and how